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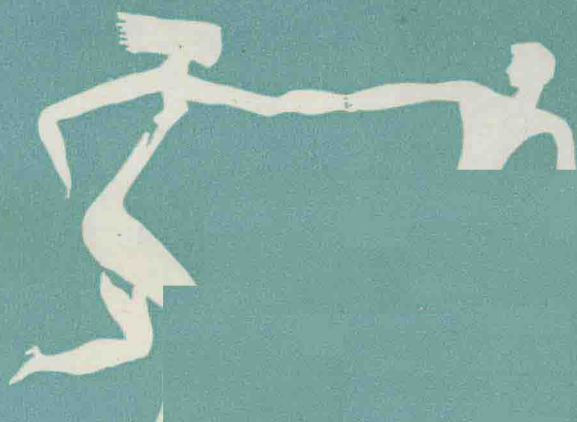
人生小景

燕治国 著



燕治国 著

人生小景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人生小景

燕治国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 1/8 插页2 字数145,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0765-0/I·680

定价：5.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山西作家燕治国的第一本散文结集。收录了他近几年散文创作的佳作。

作者以真诚、细腻的笔触，揭开了他所经历的一幕幕人生的小景，抒写了其独特的人生体味。

燕治国的散文，风格洒脱，却又写得深沉婉约，该来别有一种韵味。

目 录

燕治国的散文(代序) 高洪波(1)

人生小景.....(5)

我与妻子.....(91)

雪晴.....(108)

思乡.....(113)

武乡山水.....(116)

河曲风情.....(120)

旧事.....(139)

秋天的报告.....(145)

且说世事.....(155)

小巷幽深.....(159)

养花十记.....(169)

《夫人们》序.....(191)

北大散记.....(196)

建国小照.....(248)

我说奥列.....(253)

沈从文的“禁忌”.....(257)

小论王维.....(262)

学史一得.....(265)

《聊斋》偶拾.....(269)

白洋淀纪行.....(272)

燕治国的散文（代序）

高洪波

我的师兄燕治国以小说见长，且以“山药蛋派”的新品种著称，他的小说委婉细腻，把晋西北女子们的灵秀和多情写得明丽动人，所以我总说治国柔情似水。

柔情似水的燕治国其实更长于散文创作，这是我读他一系列人生小景、北大散记及生活小照之后想说的第一个印象。治国的散文，有他小说的婉约，又多些真诚、多些颖悟、甚至有几分洒脱。

治国的洒脱的确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当然，我了解他是在另几处所在，比如北大的校园，再比如鲁迅文学学院的课堂，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课桌的底下。

我们曾同学四年，断断续续地就读于鲁迅文学学院的前身文学讲习所，就读于北京大学作家班。听教授们讲课时大家自然是极认真的，然而

在课余时间便认真不起来，于是打桥牌、玩拱猪，输的一方钻课桌。起先是钻两张课桌，越玩到最后越加码，最多的一次须钻二十张桌子，排起来十几米长，望去颇威武。治国钻桌子时得天独厚，因为他身材极高极瘦，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艺术效果。输了牌，立马就钻，绝不要赖，而且可以任凭赢家在桌子上击打出震耳欲聋的音响，所以我说治国恁洒脱。

钻课桌的治国，竟钻出一批极真切的散文来，他真是有心人。我更佩服他的“北大散记”，一篇篇不含糊，详尽地记录了我们这批“老学生”的典型心态，衣食住行自不必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内。治国写下这些散文时，他一定是把微笑挂在唇边的，故而内中流动着一缕温馨、一星机敏，还有难能可贵的幽默。这一切源于治国的旷达，治国的洒脱，以及他对于友谊的珍爱。这几点正是一个好的散文家所不可或缺的。

生活的确具有某种奇异的筛选力，尤其对于象治国那样敏感多思的作家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实际上北京大学的那段生活，在最后阶段远非愉快。由于某项评奖，由于入党问题，由于性格上的冲突，我们的班集体中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摩擦、分裂和齟齬，然而治国微笑着注视着这些

不愉快的现象，所以我说他洒脱。唯其如此，他才据有了这么一批弥足珍贵的“北大散记”，对另一批朋友来说，则“往事不堪回首”，京门四载求学生涯，治国悟出了大道。

其实做为农家子弟，治国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不平，他能走上文学这条小径而且成就斐然，更多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对生活的理解，以及真诚朴实的写作态度。都说“文如其人”，读治国的散文，你相信自己的感觉好了，治国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进去。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有他的歌哭，有他的悲欢，有他血脉的流动，更有他孜孜不倦的求索。因此我偏爱治国的散文甚于他的小说，我甚至曾断言：治国应该以散文创作为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散文这种文体的，风花雪月、东吟西逛、矫饰造作曾充斥过我们一度称之为“散文”的园地，而且使许多人产生某种艺术感受上的错觉，以为非如此则不配称“散文”。治国力争让自己的散文复归于自然、复归于真诚、也复归于自我，因此才难能可贵。

六十年前有位叫梁遇春的散文家曾说过：“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性格的作者的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拿来套一下治国兄的絮语式散文，我以为颇为恰当，治国具有美好的性格，这是我与他相处多年的观

察，他同时还具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能把这
眼睛里的人生图像在文字上映现出来，则是另一
种功夫，因为我不具备这种功夫，所以我羡慕燕
治国兄。不，简直是忌妒！

是为序。

1990年12月18日

于北京避斋

人生小景

夜来小雨淅沥，一滴儿一滴儿渗进人的思绪里来了。记不得是谁说过，任脑子里泛起来怎样的涟漪，千万不要去搅动以往的岁月。更不要去思恋少年的烂漫，不要去想云朵曾是怎样的绵白，也不要去想鸟儿曾是怎样的翩跹……

否则，你便老了呢。心便会变成泉边的石板，山缝里流出来的水要撕你，山沟里吹出来的风要化你……石板碎为粉末，转眼间便飞扬了、泯灭了。

可是，往事叩击的就永远是老年人的心扉吗？譬如儿时无数的莽撞，譬如青春年少时痛苦的失恋，还譬如人世间突然就失去了疼你爱你的亲人……那时候，年轻的朋友们也不屑于去翻动过去的一页吗？

绵绵细雨中，我想起母亲的坟头来了……年时节下供奉的祭品，该是随了雨丝融进泥土中去了吧？坟边儿孙们栽植的棵棵嫩榆，该是着了雨

露又窜高一截了吧？

一抔黄土，难能为母亲遮风挡寒。想起来往日春风般的丝丝缕缕，儿女们的心要碎成几瓣了！

好生后悔呀！母亲在时，对她老人家说话就从来不掂掂轻重，尿了炕怨她，上学考不好也怨她。后来呢，找不下工作怨她，寻不上媳妇也怨她。如今母亲去了，凄楚间说不尽的愧疚和不安！于是夜深人静时，便总是想起来当年云朵曾是怎样的绵白，想起来当年鸟儿曾是怎样的翩跹……

我不知道自己是老了还是年轻了。夜静时且蘸了这霏霏雨线，记下来儿时几片小景，用来祭奠在母亲坟前……

出生

母亲出生在不平川里富庶人家。我始终不知道她何以嫁给了走口外揽长工的父亲。小时候，父亲外出工作，每到夜里，母亲便抱着我，就了一盏麻油小灯，讲她出嫁时的情景。她说，她是被小毛驴儿驮来的。沿了一溜黄河畔，就没听见半声喷呐响。她说，进了我们家的烂院，一眼看见人没请来一个，饭没摆下半碗，心里不由就凉了半截。到了阳婆儿落尽，听不见有人拉风箱，也

看不见锅里冒热气，心里便全凉了。没奈何挪到炉台前，眼仁儿里赫然两个粗瓷大碗。她说，那时候她剜了父亲一眼，只好跳下地来做饭。清汤寡水盛了两碗，却怎么也找不到一根筷子。倒是父亲机灵，偷偷将窝在风箱旁的两根黑焦短棍塞进炉膛里，出门又撅来一抱红柳。

于是母亲便哭了。

于是母亲哭完又笑了。她说，你大是个好人。她又说，找了你大，妈一辈子也不后悔。

我就只知道这么一点儿情节。后来长大了。后来进了文学圈子。常常想他们之间或许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几次想问问母亲，几次想问问父亲，都是话到了嘴边，又强咽了回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秘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辛酸。我只是想着迷人的烂漫，若是一不小心触着了他们的伤疤呢？

我隐约觉得，他们之间是应该有些隐情的。

母亲不识字，不管以后经过多少次运动，觉悟总是差了些。她总是说我们家太穷了，总是经常变卖娘家陪送来的东西。后来便经常打发我们弟兄到姥娘家里吃住。父亲人高马大，为官极是清廉刚正，先后领回来好多政府的奖状奖章。无奈家境窘困，便也顾不得革命干部的体面，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我们往富农姥爷家里跑

窜。

在那盏麻油小灯下，母亲还经常讲起我的出生经过。她说，当时兵荒马乱，我是在逃荒路上生下的。一村人逃到南梁，在放羊汉们挖下的土窑里避难。村子里枪子儿嘶嘶地飞，吓得人们进了声息，闭了眼睛，一颗心扑扑地乱跳。就在那时候，母亲生下了我。

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嗓子便亮的铜锣儿一般，又尿又哭手脚还踹个不停。乡亲们本来就提心吊胆，见我不住气地哭叫，便好心建议说，老三家欢欢把狗的掐死哇！

母亲便哭闹着说，把你们这些挨刀鬼狠心货，娃他大现如今提着枪掖着脑袋护卫村子哩，你们倒忍心断了他的根！谁要敢动我家二小子，我就死在这土窑里，让你们一个个成仙去！

一村人背转脸，都不说话了。

母亲说，我娃挺争气，眨眼眼功夫就睡着了。要是还哭，那就实在怨不得一村乡亲了。

她还说，若是我娃日后有了点出息，一定要到南窑里烧上一炷香。

那时候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村前是一座山，村后是一条河。山是土山，山坡上撒了些籽种，糜子也有，谷子也有。小路细线一般在山坡上飘着，看着就让人害怕。山壑间有些许流

水，成不了气候，只把两旁的土润湿了。脚踩上去，一拔便是两脚稀泥。山头上一座烽火台，黑夜里是黑的，白日里也是黑的。大人们说，台子上面住着狼，专掏娃娃们的心肝五脏吃。小时候，我几次想去寻找南梁的土窑洞，或者是脚陷进稀泥里，象是有小鬼往地狱里扯拽；或者是远远一声狼嚎，吓得人心尖子直打哆嗦，手梢儿也凉了。每次都落荒而逃，每次都走不到山那面去……

母亲在南梁土窑生下我，受了惊吓，往后生孩子便成为一种灾难。在我以后，至少有两个弟妹因为难产而夭折了。

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些零碎场面。接生婆一进窑洞，先吆喝着让人把席子卷起，炕头铺了我的臊被褥。然后一把将我塞进去，不准叫、不准哭、不准睁眼。后炕倒几筐炉灰土，母亲便被人按着坐在上面。墙上凿进去一根铁火柱，母亲的头发被紧紧地绑在上面。母亲呻吟着叫道，二小子二小子，乖乖儿闭上眼睛睡觉吧……先还听得清，慢慢便模糊了。

后来我被惊醒时，母亲已经昏死过去。满窑都是血腥味，女人们可着嗓门喊老三家的。接生婆是总指挥，一会儿让人提头发，一会儿让人浇凉水。我“扔蹦”一下钻出被窝，扯开嗓子就哭，马上有人捂住我的嘴，光屁股上“叭”地挨

了一笞帚疙瘩。

整桶的凉水哗哗地浇到母亲身上。我惊恐地看着母亲苍白浮肿的脸。多少年之后，我耳畔都响着那种可怕的哗哗声。多少年之后，我又看到了母亲苍白肿浮的脸。只是，母亲再也醒不过来了！

两位弟妹早早离开人间，把母亲的乳汁留给我。我吃足了奶，日后给母亲招来了无数的麻烦。

欢 乐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那里是老解放区。到我出生时，村里已经有了互助组。父亲担任副村长，还兼任着互助组的组长。村里百姓逃难，是因为村后黄河对面的内蒙古准格尔旗里驻扎了国民党的一个团，经常过河来抓兵丁抢粮食，搅得闾村不得安然。待到我稍稍记事时，准格尔旗也解放了，河两岸一片升平景象。

那时候觉得我们家美极了。一溜大院里，二爹家占了西边两孔大窑，我们家住东边一孔小窑。二爹家的窑洞是里外间，里间住人，外间摆了柜子，供着各路神仙。我们家是单间，一盘土炕之外，也放了一顶红漆描金木柜。此外还有一个粮缸，一个水瓮。那时父亲已被抽调到乡供销

社工作，成了公家的人，自然不许家里供奉神仙。只是经不住母亲的娇憨，炉台上赫然贴了灶王爷爷。院里有牲口圈、有磨房，还有一间小烂东房。西墙边一棵杏树遮天蔽日，春来雪白一片，蜂飞蝶舞，煞是喜人。盛夏时节，满树黄杏，一任村人摘了去。大门外一片空地，耸立了槟果、海红、沙果树。两头两株参天老榆，把一村风水都占尽了。

更奇妙的是，不知何年何月在牲口圈里种下一棵枣树，愤然冲破房顶，直直地往天上高去。收枣时一家人上了房顶，又嚷又叫又笑，把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枣儿震得颤颤地悠。二爹怕把圈顶压塌了，一边气哼哼地骂，一边往房梁下支木柱。和枣树对应的，是不知何年何月在茅房外栽了一棵海棠树，也早已成材。半边为茅房遮荫，半边探到院外。一年之间，除冬季之外，我们院里院外香气馥郁，浓荫覆盖。更有累累诱人硕果，真把一村老少馋煞了！

我们家最欢乐的时光，在阴历四月。那时候，姥娘早早就捎了话来，让我们到村头接她。每年四月初四，除了父亲之外，我们母子都要到官道上等候几个时辰。

通县城那条路，依傍了山势，拐了一道弯又拐了一道弯。大哥大我三岁，从小就有点书生气